



段承潤

12. 12. 15 生

江西永興人

北平京華美專

經歷／

大鵬劇隊、空軍電台主持人

現職／

復興劇校教師

作品／

空軍電台國劇節目主持撰稿評論八年

。受聘國立師範大學國劇研究社教師

廿年。多次獲得台灣省及台北市國劇

演出競賽最優獎。修編於電視台或舞

台演出「人面桃花」、「晴雯」、「釵會團

圓」、「蘇小妹」等劇本

義烈紅顏

國劇劇本第二二名 段曉雲

(劇情)

清朝順治時，南京名妓董小宛詩文著名，與李香君、柳如是交相莫逆。清兵南下時，柳如是託冒辟疆告董速往杭州避難，冒乃識董小宛，以其義不事賊的節烈風骨可感可佩，遂留書邀葛於杭州相會而別。

金陵陷敵，冒與董在杭州重逢，志趣相投乃結為百年之好。

洪承疇久慕董小宛貌美而不可得，今貴為江南總督強邀小宛至府，被小宛仗義譴責無言以對乃施軟禁，冒辟疆託錢謙益上本順治查究，洪承疇捕冒辟疆令休書董小宛，冒不允。洪乃以冒之生死威脅書僮冒貴，雙方遞假信，言道冒不愛董命其再嫁，著其再娶並討回信物。最後小宛大罵洪承疇後碰柱自殺乃編義烈紅顏。

義烈紅顏場次表

第一場：受託傳警訊。

第二場：初識美紅顏。

第三場：杭州訪董白。

第四場：雪夜重相見。

- 第五場：二臣膺重任。
第一場：花好月難圓。
第七場：私欲生毒念。
第八場：驚見玉燕返。
第九場：泣血受金蟬。
第十場：義烈一紅顏。

演員表

- 董小宛：花衫、古裝頭，褶子、披、水裙、彩鞋。
冒辟疆：小生、學士巾、褶、大坎肩、黑厚底、花褶子。
錢謙益：老生、明朝大學士、戴儒布、黑厚底。
柳如是：花旦、古裝頭、著古裝、彩鞋。
洪承疇：老生、短鬚、清裝。
冒貴：丑、冒襄之書僮、孩髮、茶衣、彩褲、絲（襪）鞋。
董媽：彩旦頭、彩旦襖、褲、彩鞋、素臉。
春梅：花旦、褲子襖、彩鞋。
家院：生、素羅帽、青褶子、大帶、厚底。
多爾袞：揉淡紅臉、清裝。
董鄂五：丑、清裝。

說明

前人編董小宛劇本未賦予主要人物鮮明性格，乃至使全劇流於低俗，祇加順治與冒辟疆爭小宛情節，更使全劇在嬉鬧中進行。不唯對前朝文人烈女風格有玷，且對持節人仕節操極為輕視。據史書記載，小宛嫁冒襄時順治八歲，故重新調整劇情，從冒辟疆識董小宛，即以義不事賊的情操相互吸引，並以仗義譴責降臣，守節不圖厚祿，為輔使其與順治帝無關，期使眾人咸知的董小宛故事成為國劇舞台上—齣有情有節，有血有淚的好戲。

第一場 (受託傳警訊)

錢謙益：(塚頭上唱西皮原板)

居軒冕無日不忘在泉林，

柳如是：(接唱)山林士也須懷廊廡經綸，

錢謙益：朝罷歸與夫人書房坐定，

柳如是：無端地心兒內陣陣不寧。

冒辟疆：(內白)走哇(快紐絲上唱西皮散板)

浪跡烽烟國遭變，天涯孤客身難全，

史兵部被貶梅花院，夏完淳默然返家園，

可嘆知心雲霧散。(白)有人麼？

家院：(白)冒公子請進。

冒辟疆：(快紐絲入內接唱西皮散板)

密之次尾可到此間。(白)(急問)老伯父伯母？

錢謙益：(白)(拉冒手問)賢姪何故如此慌忙？

冒辟疆：(白)小姪適才與方密之吳次尾送別夏完淳賢弟回轉松江……

錢謙益：(白)怎麼？完淳賢姪回里松江去了？

冒辟疆：(白)是啊！

錢謙益：咳，若令酬聖主，便可壓群公，不見軒轅石，天師稱小童。(錢贈夏完淳詩之末四句)

冒辟疆：(白)哎呀伯父哇，小姪送別完淳賢弟，適遇兵部古參事，是他言道：京師被賊陷，我主殉煤山。

兵部揚州遠，朝政歸權奸。那清廷人馬殺奔江南來了。

錢謙益：(快紐絲唱西皮散板)

聽說京師被賊陷，三桂一怒為紅顏，

人來順轎忙上殿，(白)賢契在此相接，老夫上殿面見福王去去就回。

冒辟疆：(接唱下句)老伯父慢走我有話言。

錢謙益：(白)有何言語快快講來。

冒辟疆：(白)想那馬士英，阮大鍼攬權媚上，我等怎好參與國事，這便告辭了。

柳如是：(白) 冒公子且慢(從頭頂摘玉簪) 我有一姐妹名喚董小宛。

冒辟疆：(白) 董小宛……？

柳如是：(白) 冒公子必然相識？

冒辟疆：(白) 久聞其名我却相識。

柳如是：(白) 識與不識却無妨事，只煩公子將此玉簪交與小宛，要她速去杭州避難，萬望公子不要推辭……

冒辟疆：(白) 要她杭州避難？

柳如是：(白) 公子那裏知道，此女外柔內剛，馬士英久欲納為姬妾，小宛執死不從，反將馬士英痛罵，適才聽公子所言，馬阮二人攬權媚上，只恐小宛要遭不測，因此相煩，公子萬莫推辭。

冒辟疆：(白) 既然如此，我便前去，告辭。

(唱) 辭別伯父出庭院(出門)，

(錢謙益、柳如是下)

冒辟疆：(唱) 秦樓也有中樞賢，舉頭撫胸心暗轉，愧煞鬚眉無用男。(下)

第二場 (初識美紅顏)

董母：(快步上唸) 樹高風大錢少，世亂愁多人老、小宛客多煩惱，老身心驚肉跳，眼看天氣不早，待我開門瞧瞧。

(出門兩望時冒僮僕上)

冒辟疆：(西皮搖板)

適才間在錢府一番敘話，引來我冒辟疆探訪嬌娃。

冒貴：(白) 公子，這家就是。

冒辟疆：(白) 前去投帖。

冒貴：改了脾氣了投甚麼帖！我問問去，那位在，那位……

董母：(白) 你是幹甚麼的？

冒貴：(白) 我們相公冒辟疆，冒公子來訪董小宛董姑娘

董母：(白) 如皋冒公子啊！久聞大名，快請進，快點請。

冒貴：(白) (出門) 公子，人家請你進去啲！

冒辟疆：(白) 帶路(進門)。

董母：(白) 這位想必就是冒公子，請坐、請坐。

冒辟疆：(白) 少禮請坐。

董母：(白) 坐着坐着，冒公子可真是少見，今天是那陣風把您給刮來啦？

冒辟疆：(白) 我乃受人之託，特來拜會小宛董姑娘。

董母：(白) 那可真不巧，她上馬大人府上，去了半天啦！

冒辟疆：(白) 敢是那馬士英？(憤恨)

董母：(白) (背供) 嚙！馬士英可真是好人緣兒，誰提誰跺腳。

冒辟疆：(白) 難道董姑娘如今她……變了嗎？

董母：呢！冒公子，我是董姑娘她媽，董姑娘她沒變，她要變了，我也不會把您讓到她書房裏來，您隨便坐會兒，我

上門口兒瞧瞧小宛回來沒有。

冒辟疆：(白) 媽媽請。

董母：(白) 慢待慢待，我告個便(下)。

冒辟疆：(看見壁上字畫)(白) 嗯！果然不俗，(冒貴鬼臉) 雅的很。(又看桌上詩)(冒貴見公子認真，頗出意外)

冒貴：(白) 公子，董小宛不俗氣啊？(冒不理) 公子，董姑娘她雅的很啊？董姑娘她的詩不錯吧！

冒辟疆：(白) 淘氣的奴才，滾了出去。(不耐煩，又注目看詩)

冒貴：(白) 咦？有的，才在董小宛的書房坐了坐，就讓我「滾了出去」(學冒口氣) 這要是在董小宛臥房裡頭躺一

會兒，還指不定把我怎麼樣呢！我呀找地方坐一會兒去囉！(下)

冒辟疆：(白) 看這董小宛分明是書香之後，為何落在風塵之中，又因何甘心從賊，真真的可惜，真真的可嘆！(唱西

皮原板，坐小宛書桌評詩句)

北里青城非貧賤，(拿詩帛) 傷時詞句肺腑言，(滿意) 何緣今日得相見，(行絃，看像看詩)(白) 好，好

，好，(唱搖板) 對月疑是蘇小顏。

董母：(跑進來大嚷) 冒公子，冒公子我們姑娘回來了！姑娘回來了！

冒辟疆：(興奮) 董姑娘在那裏，董姑娘在那？

董母：(白) 別忙，別忙，還在門口下車呢，我攙她去。(急跑在上場門迎扶小宛)

董小宛：(白) 春梅攙我來。(由春梅力扶唱西皮散板)

醉矇矓，眼迷離，站立不穩，

可恨這，人世間，儘多不平。叫春梅，攙扶我，書房來道。

冒辟疆：(白) 董姑娘，妳回來了。(雙翻抽欲攙扶)

董小宛：（見冒大怒，不正視），（唱）快把賊子趕出門，（白）馬士英啊！好賊子。（抱母吐介）

董母：（白）哎唷姑娘，我是你媽。

董小宛：（白）（看冒）阮大鍼，好賊子。

董母：（白）哎唷，姑娘啊！這是冒辟疆冒公子……

董小宛：（白）（淒笑、憤恨）馬士英也好，阮大鍼也好，你們（指二個）全不念國事如此，你們一個個斂財的斂財。

董母：這是甚麼和甚麼。（甩手頓足）

董小宛：（白）誤國的誤國，（指冒）營私的營私、害民的害民，全不知人世之間還有個羞恥二字，我董小宛雖是一介

女子，青樓歌妓，若要我甘心從賊（衝向冒）（母與冒身段）只怕萬萬不能也。

冒辟疆：（白）董姑娘珍重。

董小宛：（白）（摔袖、轉身，春梅配合轉身扶臂）（唱西皮散板）你罵我青樓品下賤，專權的相公你只愛錢。

冒辟疆：（白）董姑娘妳吃醉酒了！

董小宛：（唱）我罵你終朝聲色戀，不管敵騎近眼前，快快送我出庭院，我情願終老郊野間。

冒辟疆：（白）董小宛，你、你……

董母：（白）冒公子千萬別生氣。（誤會冒意）

冒辟疆：（白）你罵的好。

董母：（白）哎呀！冒公子呀，她喝醉啦，罵的是馬士英（小聲）、阮大鍼，不是罵你的！

冒辟疆：（白）她要罵、該罵，連我也該罵，她罵的好哇！

（唱西皮散板）董小宛吐真言、令人稱讚，

不愧是風塵中巾幗紅顏。

冒辟疆許心願接她出院，（身段）

怎奈她吃醉了酒我不能開言。

董母：（白）冒公子至前廳待茶，我來伺候她，等酒醒之後再給您陪禮，您有什麼話也好告訴她說，您看怎麼樣？

冒辟疆：（白）這……不妨事，媽媽，（沈痛）小宛姑娘一席話，抵多少千古美名博浪沙，若蒙媽媽見諒，我便在此服

侍於她，媽媽只管前去安歇。

董母：（白）好，那麼我去給她弄點醒酒的湯食，馬上就來

冒辟疆：（白）媽媽請。（坐書桌旁）

冒貴：（白）（從上場門上，和媽媽碰頭）我們公子呢？

董母：（白）在書房吶！你自己去吧！

冒貴：(白) 呃！不不不，我不能自個兒進去，剛才已然滾出來一次了，老太太勞駕，您陪我進去比較著牢靠。(正經地說)

董母：(白) 這都是甚麼脾氣，好吧！跟我進來。

冒貴：(白) 啟稟公子，錢府差人送來老太爺的書信，公子請看。

冒辟疆：(白) 待我看來……「見信速轉，見信速轉」

董母：(白) 冒公子什麼事兒啊？

冒辟疆：(白) 啊媽媽，這支玉簪乃柳如是夫人之信物，請轉交董姑娘。

董母：(白) 他這是甚麼意思？

冒辟疆：(白) 請媽媽與董姑娘速去杭州避難。

董母：(白) 去杭州避什麼難呀？

冒辟疆：(白) 呃，請借筆硯一用。(吧西皮搖板)

今日登門訪婢媼，相對無言似有緣。

只惜四海漂零客，何日佇立西湖邊，(白) 媽媽，此箋留與董姑娘，但願來日杭州一見，告辭了。(身段下)

董小宛：(帳中喊) 媽媽……春梅……媽媽……

董母：(白) 噯，小宛、小宛快點起來一下。

董小宛：(南梆子倒板) 朦朧間只聽得有人呼喚。(母撩帳子)

董母：(白) 姑娘你快點醒醒，大事不好了！

董小宛：(白) 見媽媽情慌亂所為那般？

董母：(白) 我還為那般吶！清兵都要打到南京城了，柳如是託人帶信，讓我們趕快準備早離虎口上杭州避難去吶

董小宛：(白) (接簪) 此物是何人送來？

董母：(白) 送此物的人吶，走運啦！

董小宛：(白) 此話怎講？

董母：(白) 讓你給痛痛快快的罵走了。

董小宛：(白) 他是何人？(驚)

董母：(白) 他倒是人名人，叫冒辟疆。(低聲)

董小宛：(白) 媽媽(忽然拉母手) 怎麼是冒公子？(高聲)

董母：(白) 可不是嗎，你吐了人家一身，罵了人家個暈天地黑。(注意董反應)

董小宛：(白) 哎呀呀那冒公子可曾氣惱？(緊張)

董母：(白)怪就怪在這兒啦！不但不惱怒，要不是他爸爸有急信叫他回去，人家還要留在這兒照顧妳呢，給你，這是冒公子給你寫的。(取詩)

董小宛：(白)快快拿來我看。

董母：(白)他還說什麼……但願杭州一見。

董小宛：(唸)今日登門訪婢媼，相對無言似有緣，

只惜四海飄零客，何日佇立西湖邊，何日佇立西湖邊，媽媽，柳隱姐姐命我等杭州避難，速速準備去罷。

董母：(白)這？孩子……

董小宛：(白)媽媽不要多言，快去準備，快去！(連推帶搽)

董母：(白)好好好我這就去準備，你也拾掇一下(下)

董小宛：(看簪，看留詩。大鐘，唱西皮散板)

驚聞鐵騎連雲起，風前孤影無恃依，(看詩)

果能隨得周郎意，銀漢雙星會佳期。

倘若如此去西湖難尋覓，我便向慈雲頂禮志不移(下)

第三場 (杭州訪董白)

冒辟疆：(小鐘上唱二黃原板)

金陵幸識董小宛，分明人間一謫仙，

旅途霜月不忍看，離愁滿懷與誰傳。

冒貴：(白)(跑上)公子公子，來了來了。(手捧酒壺先放桌上轉身關門)

冒辟疆：(白)那個來了。

冒貴：(白)可真不容易，半夜三更我愣地把這壺酒給您弄來了；喲，(暖手)外頭冷著呢，我看是要下大雪(斟酒)

(您先喝一杯趕趕寒，(遞酒)我也來一杯。(自斟自飲)

冒辟疆：(白)(見冒貴忙的可愛)你也坐下飲幾杯吧！

冒貴：(白)那可不成，站著喝已經夠體面了，要坐著同飲，回家去老大爺還能饒的了，(斟、飲)您的好意我心

領了，別給屁股蛋子找麻煩；(喝)可說呢，相公，您匆匆忙忙辭別老大爺，來到杭州，不分日夜要找董小宛

，難道這位姑娘那麼值得您費這個事，受這個罪呀！

冒辟疆：(白)你那裡曉得，董小宛雖在青樓寄身，她的見識不淺，膽量也不小，真真的令人敬佩。(喝酒)

冒貴：(白) 喔！見識好、(喝) 膽量大。(喝)

冒辟疆：(白) 她的志節高、品貌雙全。(手勢喝酒、喝酒)

冒貴：(白) 哦！志節高、(喝) 品貌雙全。(喝)

冒辟疆：(白) 冒貴，(啊！) 方才你說甚麼外面飄起了大雪？

冒貴：(白) 像巴掌這麼大，一片一片又一片，落在地上就不見，白狗身上腫……(醉)

冒辟疆：(白) 呃！

冒貴：(白) 哦，是，雪大著吶，砸到頭上非流血不可，您快睡覺吧！

冒辟疆：(白) 俗氣的很，我不睡，我們到外面賞雪吧！

冒貴：(白) 啊！這麼冷的天，賞雪去？

冒辟疆：(白) 快些開門

冒貴：(白) 咳，誰讓我多嘴，這……不是自找嗎！(開門) 公子請吧！

冒辟疆：(唱二黃搖板) (出門)

客中難寐心有感，教人度日如度年，

冒貴帶路蘇堤岸，恍如小宛在眼前。(貴：您小心) (微醉步)

冒貴：(在下場門台口注視冒神情，冒辟疆先下) (學冒唱及身段) 恍若小宛在眼前(白) (重腔) 只怕今晚要失眠

(跑下)

第四場 (雪夜重相見)

董小宛：(上唱二黃搖板)

那日冒襄留詩卷，魚雁無憑意難傳，

恰似孤客飄零遠，終朝佇立西湖邊。

至今獨處人不見，說甚麼相對無語似有緣，

(轉三眼) 莫不是多情公子分飛燕，少思文君罷朱絃，

對景飛雪簾不捲，淚滴羅衣難成眠，

自古多情成夢幻，愁懷脈脈與誰言。(移至下門台口)

春梅：(快步捧香爐置案，案上有琴，見小宛楞神站台口) 咳，(在上場門口唸) 夜夜相思簾不捲，日日對景把愁添

，姑娘，想歸想、愛歸愛，身子股兒還是要緊的，來吧姑娘，彈彈琴、喝喝茶、寬寬心，老這麼鬱悶會出毛病

的！

董小宛：（撫琴未彈凝思）

冒辟疆：（上唱二黃搖板）

雪幕低垂添繫念，月暗梅清雪光寒，
風吹南北蘇堤岸，恍若佳人隨風妍。

冒貴：（白）得，滿嘴裏頭恍若佳人，可就快憶症啦。

冒辟疆：（揚手止冒貴說話，注意聽一縷琴音）啊，（唱搖板）商台音含閨中怨，（琴音斷，冒驚）

董小宛：（唱下句）瑤琴為何斷絲絃，（白）春梅（唱）

轉面便把春梅喚，（示意）看是何人在外邊？

春梅：（白）這院子裡頭那兒有人吶？哦，也許牆外有（看天）這麼大的雪，要是有人雪夜游湖，可也真是雅人，我出去看看。（出側門）

冒貴：（白）咦！出來一個小丫頭兒。（沒瞧清楚）

春梅：（白）那兒來的野小子，這麼說話？

冒辟疆：（白）啊！這位小姑娘有禮。（離的很遠）

春梅：（白）（很自然用手帕擋臉）不敢當（看冒脚下）這位公子有何見教？

冒辟疆：（白）見教二字不敢當，我是：踏雪訪友的……

春梅：（白）噢！踏雪訪友，可真有雅興！（橫著移腳步）

冒貴：（白）哎哟哎哟這麼冷的天，你們有完沒完吶？

冒辟疆：（白）我，姓冒（急行絃）請問……

春梅：（白）甚麼，你姓冒？（看）可不就是冒公子，你等著，你別走，我告訴我們小姐去，你可別走，（一陣風般）

（姑娘姑娘、冒辟疆、冒辟疆……）

董小宛：（白）春梅，你怎麼樣了？

春梅：（白）這可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金陵那麼些年也沒見小姐這麼癡情苦意的想過誰，這回呀！你可（見董癡）

呆狀）咦！姑娘，妳怎麼不說話呀？

董小宛：（白）（顫抖起立扶春梅腕）春梅你講說什麼？

春梅：（白）哎哟！我說了半天你滿沒聽見，冒公子冒辟疆來了。

董小宛：（白）現在何處？

春梅：（白）就在外頭吶！

董小宛：(白) 這……(瞧穿著、扶鬢角)

春梅：(白) 嗨！彼此相敬沒這麼多講究，我請冒公子你等著。

董小宛：(白) 春梅。

春梅：(白) (跑回來，幫董理衣，又添座，往外跑，邊走邊唸) 再不去請，人家走啦，冒公子冒公子。(冒轉身迎)

上差點相撞) 嚇了我一跳，您請吧！

冒辟疆：(白) 請至何處啊？

春梅：(白) 請至何處？這麼大的雪，這麼冷的天，我不請你進去，還請你下水遊湖去！別逗了，快請進吧！

冒辟疆：(白) 請問：這裡面？

春梅：(白) 瞧我這忙勁兒，忘了告訴人家原委啦！冒公子，今日登門訪婢媵，相對無言似有緣，

只惜四海飄零客，何日佇立西湖邊。難道你忘了嗎？

冒辟疆：(白) (急接) 是董姑娘？

春梅：(白) 那還有錯兒，您快請吧！

冒辟疆：(白) 董姑娘，董姑娘在……

董小宛：(白) 冒公子——

冒辟疆：(白) 董姑娘——(二人凝視，行絃忽停)

冒貴：(白) 這才叫做「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春梅：(白) 得了，別踐文啦！請到廳房待茶吧！

冒貴：(白) 那我謝謝了！

春梅：(白) 隨我來。(引冒貴下)

董小宛：(白) 前在金陵，多有失禮之處，冒公子莫怪！

冒辟疆：(白) 這便不敢。

董小宛：(白) 又蒙公子留詩令人終朝難忘。

(春梅上，聽)

冒辟疆：(白) 多謝董姑娘，只怕唐突佳人。

董小宛：(白) 今日公子冒雪來訪，妾身得慰平生。

冒辟疆：(白) 冒襄再謝。

春梅：(白) (入內) 哎喲，瞧你們兩位，不見面是朝思暮想，見了面又沒話說啦是不是？(誠摯) 內廳備的有酒，

二位來個秉燭夜談如何？(二人微笑領首) 請請請我掌燈帶路。

董小宛：(白) 公子請。

冒辟疆：(白) 多謝了。(唱西皮搖板) 燭影斜映佳人面，

董小宛：(唱) 離合悲歡總是緣。

冒辟疆：(唱) 今日幸得酬心願，

董小宛：(白) 公子請，(春領冒先下，董轉身接唱搖板轉流水)

他無言勝比語萬千。萬里知己得相見，

當年粉黛化雲煙。但願郎心如郎面，

但願郎意莫猜嫌。良辰美景情不倦，

莫問新歲與舊年。

(下)

第五場 (二臣膺重任)

(武士侍衛引多爾袞上)

多爾袞：(大鑼唱搖板、轉流水)

太祖起義在建州，開基之業憑計謀，

丙子太宗立國大清後，本帥統兵威名留，

皇帝登基年紀幼，轉眼征戰又數秋，

為求大清江山久，為使太后去憂愁，

武將封王恩寵厚，文臣幸有洪承疇，

適才金殿把本奏、欲謀中原民心投。

侍 衛：(白) 董鄂王，洪大人求見。

多爾袞：(白) 請。(以下凡清裝官員一律唸京白)

侍 衛：(白) 有請啊！

董鄂王：(唸對) 中原歸大清

洪承疇：(白) 請。

江山永太平

(二人入內，多爾袞起迎)

(白) 皇叔

多爾袞：(白) 二位請坐，我說洪承疇，聽說你滿肚子才華，可有什麼安民之策？(桀傲跋扈)

洪承疇：(白) 臣才疏學淺，這安民之策，以緩民之意為上策。

多爾袞：(白)何謂緩民之意？

洪承疇：(白)臣以中原道統不宜輕視，皇叔聖明應奏知萬歲曉諭天下，老降幼不降，男降女不降，則天下百姓抗拒之心可以緩和。

多爾袞：(白)好，我照你的意思說給皇上，就這麼辦，(對董)王爺，如今江南初定，必須派一精明之人前往安撫民心，我想讓洪承疇去，你看怎麼樣？

董鄂王：(白)洪大人還不謝過皇叔。

洪承疇：(白)回皇叔王爺，臣奉太后旨意伴駕讀書，不得外放任職。

多爾袞：(白)洪承疇，我這是提拔你，你別給臉不要臉，還不立刻準備上任去。

洪承疇：(白)臣多謝皇叔、王爺。

多爾袞：(白)甬謝啦！你要把心眼多用在收服民心上，快去吧！王爺請書房敘話，(拉王爺下)

洪承疇：(出門)(唸對)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下)

第六場 (花好月難圓)

董小宛：(唱四平調)花燭雙雙，吐輝茫，影照畫堂，

冒辟疆：(唱四平調)入艷花嬌，我夫妻地久天長，

董小宛：(唱四平調)無限恩情，郎似那畫眉張敞，

冒辟疆：(唱四平調)語檀郎，佳辰永展，互祝稱觴，(白)娘子，適才勸你飲酒，只怕過量了吧(萬分關切)

董小宛：(白)多承冒郎感情，多飲幾杯不妨事的。

冒 貴：(白)啟公子，兩江總督洪承疇來拜。(遞拜帖)

冒辟疆：(白)洪承疇……說我不在家中。

冒 貴：(白)他人在院子裏哪！

董小宛：(白)冒郎不必得罪這勢利之人，見他一面叫他走去便是。

冒辟疆：洪承疇要見的只怕不是我。

董小宛：妾身迴避。(下)

冒 貴：有請洪大人。

洪承疇：冒公子。

冒辟疆：洪經略(洪稍微變臉又緩)請坐。

洪承疇：久聞冒公子江南名士，特來拜訪，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冒辟疆：冒囊空具才學，可惜祖上無德，因此難為大清開國的元勳……

洪承疇：嗯……這……哈……不忙不忙大才必有大用，冒公子聽說有名的美人董小宛現在府上可能請出一見嗎？

冒辟疆：那董小宛是我的夫人，他不會講話，只怕洪經略你……會怪罪呀……

洪承疇：呢……不妨事，我倒願意見她……

冒辟疆：你願意見她，她不願意見你。（冷漠）

洪承疇：好、好，今天她不願意見我，總有一天她會來見我，我告辭了。

冒辟疆：恕不遠送。

洪承疇：請（怒轉身）（眾侍衛接下）

董小宛：冒郎，耶洪承疇怎麼樣了？

冒辟疆：被我幾句經略大人叫走了。

董小宛：噯，像他那樣無品的小人，你何苦與他作對。

冒辟疆：我若不如他，那洪承疇還要求見娘子妳呢！

董小宛：怎麼，他還要見我？（微驚）

冒辟疆：我冒辟疆俯仰無愧，道說娘子妳不願見他。

董小宛：哦！（思考）

冒辟疆：啊娘子，難道妳……却怕他不成？

董小宛：我若怕他就不會在馬士英、阮大鍼的面前大發……

冒辟疆：甚麼？（逗笑）

董小宛：大發……（不好意思）

冒辟疆：大發雌威吧！

董小宛：噯！大發雷霆！（故作莊重）

冒辟疆：哈哈……（唱西皮搖板）小宛義烈世少有，

董小宛：（羞笑）（唱）夫妻結識志相投。

冒辟疆：（唱）合志同心情緣厚，

董小宛：（唱）謹防奸佞計先謀。（下）

第七場 (私欲生毒念)

(侍衛武士領洪承疇由下場門急急風吹打上)

(侍衛領董鄂王由上場門急急風吹打上)

洪承疇：老王爺不辭風塵遠下江南，有失遠迎了。

鄂王：大學士不必客氣，請吧！

洪承疇：老王爺有請。

鄂王：那麼咱們們上你總督衙門說話兒去。(一翻兩翻，老氣橫秋先行入內)

洪承疇：老王爺駕臨不知有何教諭？

鄂王：我倒沒什麼事，有人在萬歲爺駕前把你告下來了。

洪承疇：老王爺作主，不知為了何事？

鄂王：為了你強奪董小宛(倉)可有此事？

洪承疇：這個!!

鄂王：莫非那董小宛真是什麼國色天香嗎？

洪承疇：回老王爺，此女稱得是人間絕色。

鄂王：(故意嚇洪)噢，人間絕色你就該強奪有夫之婦嗎？

洪承疇：臣不敢(惶恐施揖)

鄂王：此女現在何處？

洪承疇：現在臣府。

鄂王：那你還說什麼不敢哪！啊？

洪承疇：臣有罪，全仗老王爺擔待。(跪)

鄂王：起來起來，我跟你鬧著玩哪！要是按皇上的意思你是鎖拿進京，我才跟皇上討了這兒個差事，你明白了吧！

洪承疇：(白)臣明白，臣一定會報答老王爺維護之恩。

鄂王：(白)你坐下我問你，董小宛當真長得不錯？

洪承疇：(白)老王爺看了一定喜歡。

鄂王：(白)嘿，我看著喜歡救不了你的命，那得皇太后看著喜歡才管用吶！

洪承疇：(白)臣請老王爺明示，皇太后？……

鄂王：(白)念在我一殿為臣，對你的事我不能不費把子勁兒，此女我立刻帶回京城，獻給皇太后，太后要是一高興，亨九，你不但沒有罪，反而有功，到那會兒，你的官銜恐怕又要高升一步，豈不是兩全其美!?

洪承疇：(白)只怕此女性烈不從。

鄂王：(然)你捨不得？(快而嚴厲)

洪承疇：(白)臣不敢，確實如此。

鄂王：(白)不是你捨不得就不要多慮了，天底下有幾個人不喜歡榮華富貴，拿你這一品文章的亨九先生來說又該如何？何況一個青樓女子，就這麼辦，趕快想主意，辦完了事我好回朝交旨。

洪承疇：(白)多謝老王爺！臣遵諭即刻辦理，花廳備得有酒，請老王爺賞臉。

鄂王：(白)不擾你一頓，你不會放心，還是先辦正經事，在朝廷上我大包大攬地請命前來，要是沒有個妥善的結果，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洪承疇：(白)請王爺指教。

鄂王：(白)你這幕府裡頭不是有位小諸葛叫汪……甚麼的，聽說他一肚子高著兒，你把他叫進來，先商量個大概，馬上讓他們去辦事，咱們就是喝兩盅兒，心裡頭也舒坦不是!?

洪承疇：(白)謝王爺恩典，臣這就叫他。來人。

侍衛：(白)大人。

洪承疇：(白)請汪先生。

侍衛：(白)是。(站台口)大人請汪先生。

汪子才：(白)(入內至洪身旁)大人。

洪承疇：(白)先見見老王爺。

汪子才：(白)臣子才給老王爺請安。

鄂王：(白)你就甯客氣了，咱們隨便談談。

汪子才：(白)謝老王爺。

鄂王：(白)聽說你滿肚子學問，今兒個特意考考你，這個「題」讓你們洪大人出，亨九，簡短麻利快，出題。

洪承疇：(白)我說子才，老王爺不願風塵遠下江南，是救咱們來的。

鄂王：(白)你呀，高帽子少送，說正題。

洪承疇：(白)是。為了咱們把董小宛抓來金陵，冒襄託錢謙益在朝廷告了一狀，如今老王爺指了條明路，要是讓董小

宛心甘情願地隨老王爺進宮，獻給皇太后，也算是替皇上盡孝心，可咱們也就脫了沈重了，找你來，跟你要個主意。

汪子才：(白) 在心甘情願上……我？

洪承疇：

(齊說) 不錯。

鄂王：

汪子才：(白) 要是這麼著，可就省事了，何況前些日子為了讓董小宛死心，我已經墊了個底了。

洪承疇：(白) 冒辟疆的跟班兒的，從如皋來啦。

汪子才：(白) 不但人來了，信物也帶來了一件。

洪承疇：(白) 他倒真聽話。

汪子才：(白) 大人妙計高明。

洪承疇：(白) 當著老王爺你別捧我，叫他來。

汪子才：(沖侍衛努嘴)

侍衛：(白) 把冒家奴才帶上來(在台口)

(二侍衛押冒貴上)

汪子才：(白) 冒貴，上頭坐的是老王爺，陪著老王爺的就是洪大人，要救你們主人就趕快磕頭吧！

冒貴：(白) 老王爺，洪大人，小人叩頭。

洪承疇：(白) 聽說你為了救冒公子，不顧一死？

冒貴：(白) 只要大人釋放我家公子，小人寧願一死。

洪承疇：(白) 好小子，有心勁兒，不過如今晚兒，有老王爺出面，事情不至於糟到那步田地，汪先生給你說的話，你

都記住啦！

冒貴：(白) 一字不忘都記住了。

洪承疇：(白) 好，從現在起，冒公子的性命可就全在你手上裡攢著，當著老王爺的面兒，我不再多囑咐你，看完了

董小宛，再照汪先生的話，轉告冒公子，十天之後我撤除監守一人不留，冒公子他就自由了。

冒貴：(白) 謝大人。

洪承疇：(白) (低沈) 慢著，萬一你走漏絲毫口風，如皋冒氏全族的性命就都死在你手裡頭啦！下去吧！

冒貴：(白) 謝老王爺，謝大人。(侍衛押下)

鄂王：(白) 嗯，哼哼哈哈……好哇，好！

洪承疇：(白) 倒讓老王爺見笑了！

鄂王：(白) 好一個「釜底抽薪」，計是好計，就是太絕了一點，大概是你這小諸葛的策略？

汪子才：(白) 洪大人教諭。

洪承疇：（白）老王爺別忘了酒都涼了。

鄂王：（白）涼了？

洪承疇：（白）涼了。

鄂王：（白）涼了沒關係，再熱啊！哈哈……

洪承疇：（白）哈哈……子才，秦淮河有名兒的都給我召了來，陪老王爺喝酒。

汪子才：（白）回大人，早就花廳待命了。

鄂王：（白）瞧你這急勁兒的！你的盛情我領定了。（起身）咱們走。

洪承疇：（白）謝王爺。

鄂王：（白）免了罷。

洪承疇：（白）謝老王爺。

鄂王：（白）你少來這一套，走吧！（挽洪手，齊下）

第八場（驚見玉燕返）

△孤燈、殘月、樓角、樹梢

（於更鼓中，奏曲牌轉二黃搖板）

董小宛：（唱二黃搖板）夜靜燈暗風蕭蕭，一鉤殘月樹梢（轉二黃慢板），與冒郎風箏斷線音信渺，董小宛每日深更嘆寂寥我只道離劫風塵有依靠，誰又知勞燕分飛歷前熬尋冒郎隻身虎口離如臯，苦思念西子靈隱湖山遙，冒郎啊，漫道頸上加鋼刀，粉身碎骨我愛你的心意不減分毫，（行絃）（白）可恨洪承疇趁冒郎不在家中，誑說冒郎在金陵等我，我若不來冒郎性命難保，誰知中賊之計被禁此處，轉眼經年，每思自絕人世，是春梅苦苦勸我，不見冒郎死又何益，冒郎啊！冒郎，你今在何處，可知妾身這椎心刺骨之苦處，（哭）（起三更）（接唱二黃散板）

燕樓更鼓頻催敲，聲聲入耳睡意消。

春梅：（白）（快步上）小姐小姐，冒……

董小宛：（白）公子來了，公子在那裡？快些請……

春梅：（白）小姐，冒貴來了。

董小宛：（白）冒貴來了，冒貴來了公子必有信息，快快叫他上樓。

春梅：（白）是，（沖頭下）冒貴（指內）叫你上樓。

冒貴：(白) (舉手艱難身段，魂不守舍心態，先回頭看帶刀侍衛，進接便跪) 小姐。

董小宛：(白) 冒貴，日久不見，你……這是怎樣了，公子可好？(連珠問出) 公子可好。

冒貴：(白) 好是好……

董小宛：(白) 看你神色，莫非有什麼變故？是公子的身體不好，還是堂上雙親有事？你不要隱瞞，從實地說來(關心體貼與冒裏一往情深，表露無遺。)

冒貴：(白) (心中悲痛) 不……(搖頭) 不是這樣。

春梅：(白) 瞧你吞吞吐吐是怎麼啦？有什麼話你就一五一十地說吧！

冒貴：(白) (先往後面探看) 老太爺說錢大學士有信來，要讓公子進京為官去。

董小宛：(白) (思考) 進京為官？(是) 公子可曾應允？

冒貴：(白) 公子再三爭論，結果還是進京為官去。

董小宛：(白) 怎麼，公子應允為官，他(不敢相信) 他竟然叛節受任？……

冒貴：(白) (瞪眼看小宛抽噎難禁) 小姐……

侍衛：(白) (在樓下齊喊) 冒貴快些下樓。

冒貴：(白) 小姐……

董小宛：(白) 公子還講些什麼？

冒貴：(白) 公子說進京受任不是三年兩年可以回來，他說小姐不可自誤終身。

董小宛：(白) (大驚) 啊！

冒貴：(白) 祇管另嫁別人。(大囉) (冒貴說出違心話，泣不成聲)

董小宛：(唱) (二黃散板) (鳳點頭) 朝思暮想盼一信，盼來的信兒如刀刺心，小管家轉去對公子論，我董小宛何故

到金陵。

冒貴：(白) 您為什麼吶？告訴我吧！

董小宛：(唱二黃散板) 奸佞道我若不來公子命盡，

我為的是情同夫君一命歸陰，

斧鉞加身我能忍，祇怕這滿腔熱血被冰山浸，小管家呀！(體弱頭暈步不穩)

冒貴：(白) 小姐，我說的這話可都是——

董小宛：(擺手命止說，接唱二黃散板)

旁人說話我不信，小管家說此話必定是真。

冒貴：(白) 那麼姑娘可要千萬保重，我這話……。

侍 衛：（在樓下齊喊）冒貴快些下樓，你們不要命了嗎？

冒 貴：（白）這兒還有公子讓我交給妳的玉燕釵。

董小宛：（白）（掙扎至台口，緊握冒貴手腕，注視玉燕釵）玉燕釵！……（想）醉後金蟬重，歡餘玉燕釵，（接過凝視落地）

春 梅：（白）（將落地玉燕拾起）小姐珍重身體。

董小宛：（白）咳，（唸）暗燈殘月映紗窗，生離苦別各一方，

往事歷歷心欲碎，（高揚）冒郎啊冒郎（低沈）莫非你、你、你也欺我煙花女娘行。

（唱二黃快三眼）霎時間我只覺心如刀攪，口吐鮮血命難逃，薄命人，留寸箋，揮銀毫，斷青絲、把金蟬，繞用帕兒包，這才是柳絮兒隨風飄，桃花逐浪，落得個影離形消，小管家——

春 梅：（白）冒貴，小姐叫你哪！

冒 貴：（白）（瞪目失神，抽噎不止，忽地驚醒）噢！啊！小姐……

董小宛：（白）冒貴，這隻金蟬是當年在西子湖邊，公子所贈，如今玉燕歸巢，金蟬也當還去，你對公子言講，這世間人慾橫流盡是那虎噬狼啖，我董小宛雖然出身秦淮河畔，却幼承母教七歲讀書，九歲詩文，一十五歲針黹繪畫，尚知人間還有廉恥，（溫和）盼他諸事珍重，你便去罷。

冒 貴：（白）那麼，姑娘保重，我走了。

董小宛：（白）轉來，我還有言語，你要牢牢謹記，隻字不遺的轉告公子。

冒 貴：（白）是，您說吧！

董小宛：（白）那年在西子湖畔，洪承疇來訪，冒公子冷諷熱嘲，言道阮圓海殘害忠良把持朝政，洪承疇叛國降敵，唯有史閣部廉信忠勤，後來率領揚州百姓守城不降，終至兵盡糧絕，致遭千古未有慘變，史閣部揚州殉難雖死猶生，至今言猶在耳，公子他怎能進京為官，此等作為真真的令人難解（唱二黃散板）嘆世間人慾橫流，盡是那虎狼啖。到如今做了個不成絲的繭中蠶。望蒼穹，只有個情字難盡遣。

（掃頭小宛下，春梅復上扔給冒貴一簪環飾物）

春 梅：（白）這是你的，我也不要。

冒 貴：（白）（拾物下樓，抬頭凝視樓上）春梅、春梅。

侍 衛：（白）走、走、走（衝，擋身段下）

（眾人齊下）

第九場 (泣血受金蟬)

冒辟疆：(上唱四平) 遙看月絃直如線，總憶蘭房笑語喧，盈盈伉儷歡娛短，海樣深情石樣堅，冒責任勞金陵探 (行絃)

(幕後)

洪承疇：(白) 你是不去？

冒貴：(白) 不去。

洪承疇：(白) 給我打。

冒貴：(白) 打死我也不去。

洪承疇：(白) 打。

冒辟疆：(接唱四平) 為何心驚情難安！(行絃)

(眾侍衛押冒貴上扔穀子)

汪子才：(白) 冒貴，偷玉燕換金蟬，你為了甚麼？

冒貴：(白) 為了救公子。

汪子才：(白) 可說的是，眼看冒公子就要釋放，你要不去見他，不但冒公子一命難活，就連他全家也難逃一死，你這

不是想不開嘛？

冒貴：(白) 這……

汪子才：(白) 扶起他來，(侍衛扶起冒貴) 拾奪乾淨，(侍衛替冒貴整衣，淨臉) 進去，照我的話說是皆大歡喜，否

則，哼！進去吧！

冒貴：(白) 公子——(伏地大哭)

冒辟疆：(白) 冒貴回來了，一路辛苦，快些起來。

冒貴：(白) 謝公子。

冒辟疆：(白) 可曾見著小姐。

冒貴：(白) 見是見著了，您就死了心吧！

冒辟疆：(白) 怎麼，莫非小姐她……

冒貴：(白) 小姐他沒怎麼樣，他只盼公子給他一紙休書。

冒辟疆：(白) 怎麼講？

冒貴：(白) 小姐說他要跟隨洪大人進京，求公子給一紙休書。

冒辟疆：(白) 噢？……她地她……要一紙休書，我我不能相信，我要親自去看她。(欲出門，帶刀侍衛四人齊阻)

冒貴：(白) (怕公子有傷，急掏金蟬) 公子您就信了吧！您看看這是什麼？

冒辟疆：(白) 我的金蟬？(沉痛唸) 「醉後金蟬重，歡餘玉燕釵」

(金蟬掉地) 小宛(唱二黃散板)

見金蟬霎時頓覺入夢境，五內如焚撕裂疼。

這才是無國怎求家溫馨，我冒裏空懷悵惘虛此生，

萬難信小宛屈節從賊命，貳臣面前問分明。

(欲外出眾校尉示威、行絃)

(白) 罷罷罷(唱二黃散板) 佯寫休書付奸佞(修書) (白) 洪承疇既索休書，小宛必落賊手，想那小宛性烈

，我若遲去，小宛性命難保，且把休書與她以尋脫身之策，再行搭救小宛，我便是這個主意也(唱) 待覓良機

救釵裙。(下)

第十場 (義烈一紅顏)

洪承疇：(白) (怒沖沖唸) 風雲際會前生定，只為榮華不為名。

差官：(白) 叩見大人。

洪承疇：(白) 冒辟疆可曾擒交江寧府，嚴刑拷問？(狠)

差官：(白) 回大人，不知何人走露消息，冒辟疆不知何往。

洪承疇：(白) 竟有此事，那董小宛……吶？(關切)

差官：(白) 現在麻下候傳。

洪承疇：(白) 好，給我帶上來。

差官：(白) 帶董小宛。

(二差人護小宛至台口)

護差：(白) 董姑娘請進吧！

董小宛：(白) 請問二位上差，此處什麼所在？

護差：(白) 此處乃是江南總督洪大人的花廳。

董小宛：(白) 哦哦哦原來如此！(暗思應付之計)

護 差：(白) 明白了就好，千萬別惹總督大人生氣，性命要緊啊！

董小宛：(白) 多謝上差。(撲斗蓬，昂然而入)

差 官：(白) 哇，那一女子見了總督大人還不下跪答話！

董小宛：(白) (故作不解) 請問上差，這總督大人是那一位呢？

差 官：(白) 嘿，江南總督大人洪……

董小宛：(白) 怎麼講？(就要發火)

洪承疇：(白) (微揚手止差官答話) 董小宛老夫洪承疇在此，你可以坐下說話。

董小宛：(白) 你是那個？

洪承疇：(白) 老夫洪承疇，對妳董姑娘心儀已久啦！

董小宛：(白) 噢！(短促) 你是洪承疇？

洪承疇：(白) 不錯。

董小宛：(白) 亨九先生。

洪承疇：(白) 不敢當。

董小宛：(白) 這就不對了。

洪承疇：(白) 怎麼不對了呀？(和顏悅色)

董小宛：(白) 哼，堂堂總督，官高一品，必有文才，怎麼連我朝人傑亨九先生都不曉得(不齒狀)

洪承疇：(白) (感覺有趣) 好，你就說說吧！

董小宛：(白) 我朝亨九先生在松山杏嶺一戰，血染犁渠，先皇震悼，萬民悲痛，如今那裡來甚麼洪承疇(大鑼洪驚)

把你們這假冒忠良的賊子，好不知羞恥。(唱探板) 我朝忠良洪亨九，視死如歸喪黃丘，假冒先烈忠良後，遺

臭千古罵名留。

差 官：(白) 哇！大胆女子信口胡言，上頭坐的不是別人就是洪大人。

董小宛：(白) 怎麼，你道上面那個官兒，他是亨九先生，(不錯) 洪經略(正是)，哼……(冷笑忽轉嚴厲) 瞎了你的狗眼，我董小宛雖乃一介女流也知洪大人為國捐軀，先皇帝親臨御祭，淚滿龍顏。朝中大臣與祭者莫不痛哭

失聲，我等市井小民莫不淚濕衣襟，(拭淚) 何況天下軍民那個不知，誰人不曉，(憤怒) 今，上坐逆徒，竟

敢託其美名，污其忠魂，好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欺世盜名的小人吶……(翻高) 啊(唱) 亨九先生喪命

久，天地同悲草木愁，奸賊不念國恩厚，冒名忠烈徒遺羞，生時憑添乾坤垢，死後怎與故舊遊，可憐你幼扇琴

書走天涯，壯列朝班分國憂，可憐你一旦承恩功名就，便忘却了國恩母蔭，你枉負皇家賜印綬，你枉負百姓翹

首求。縱然你，金輪笏、珠輪斗，高坐堂皇不知醜，落得個衣冠禽獸。

洪承疇：（白）董白，你瘋言瘋語我不怪你，可別忘了冒辟疆他可以休了你了！
董小宛：（接唱二黃三眼）

我與冒郎情深厚，無端被你拆鴛鴦，今日殘禍分離驟，化煙不想剩骷髏

洪承疇：（白）你真當我不敢殺你嗎？

董小宛：（大鑼鳳點頭起二黃散板）

（唱）誰似你忝顏無恥洪亨九，空落魄名後世留，肝腸似攪氣沖牛斗（撲向石柱）（掃頭看石柱）

洪承疇：（白）給我下去。

（董小宛碰石柱）。

冒辟疆：（急上扶小宛淒呼）小宛——

（幕落）

評語：

本劇以董小宛、冒辟疆之愛情為經，以洪承疇破壞董冒之愛為緯，故事尚能有戲，惟其間過程尚有不夠，好戲亦未能盡出，唱詞順暢可取。